



□ 龙珍锋

乌柏红时

立冬前夜，我又去了雷屯。

亮江臂弯处，这村子总爱在深秋时节点起乌柏，沙洲上一百多棵乌柏树，高矮不一，红的、黄的、绿的、棕的叶子层叠着，宛如这片绿地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江水净如一面镜子，把这一片绚烂倒映进去。一到秋来，整片沙洲虚实相交，美如仙境。北宋诗人林逋就曾写道：“巾子峰头乌臼树，微霜未落已先红”，雷屯的乌柏就是这样倔强，霜还没来，它就已经红得像火。

踩着百步跳桥，我沿着沙洲堤岸从东向西慢慢走过去，三五棵老乌柏领着一簇稀薄的树林，零零散散地落在沙洲上，太阳快要落山时分，余下的光透过树枝缝隙照下来。覆着光晕的红叶就沐浴在这样的光里头，就像撒上一层金箔一样，在风儿吹过来的时候微微颤动起来，像在窃窃私语，又似一群村姑低语呢喃的古老歌谣。秋风不小心，在江面上荡开一重重水纹，远处几只白鹭掠过水面飞向远方去，翅膀轻巧地点了点江面倒影，溅起了整片江面满眼都是碎光。

乌柏的美，不止于色彩，更在于它与这片土地的纠缠。

雷屯的古建筑群是徽派文化在西南边陲发出的余音，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掩映在林间，与乌柏树相映成趣。那些历经沧桑的封火楼，见证过历代戍边守边的残酷，如今虽已沉默，但骨子里仍透着昔日的气魄，村口“紫阳门”，乾隆八年（1743）始建，2008年村民自筹资金重修，牌坊上的“紫阳”二字，既是紫气东来之意，又暗指朱氏先祖朱熹之号，穿过牌坊，蜿蜒曲折的巷道像叶脉一样展开，白墙黛瓦之间，时间似乎凝固了。

乌柏的红，是有温度的美，它不像枫叶那样娇艳，但是有一种韧劲，深秋万物渐萧，它偏要以最浓烈的姿态，对抗时间的侵蚀。而乌柏，在深秋里给予的这种美，和雷屯的古建筑相连，和村民的生活相融，和这片土地的记忆同在。

雷屯，古名“雷泽屯”。

《易经》屯卦讲到“刚柔始交而难生”，坎为水，震为雷，万物初生的艰难，雷电地势正如卦象，亮江从村南往北绕着村子奔流而去，汛期水流冲击石壁的声音像打雷一样，“雷泽屯”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明朝洪武年间这里成了湖广五开卫的屯田驻兵地方，朱焕文带着队伍到这里开荒守

□ 刘豪成

瓦上青烟

细细的、一丝一丝的、淡青色的、带着味儿的烟，从吊脚楼里升腾出来，一缕缕、一圈圈，晨风拂过，便满梁到处狂窜。那是眨眼工夫，就逃窜到了屋背的山崖里，弯弯扭扭地横亘在山湾那边。这是早晨的炊烟，满带着莹亮色的晨露在那烟痕里。

村庄里的木楼，均是依山而建。山陡，崖高，湾深，难有平地，故而楼宇多为吊脚的。但楼前却是长满了各色的花草和苍绿的翠竹、清幽的老枫、高大的苍松等，这些择崖而生的草木，或是低身于楼前的瓦下，或是枝叶长越了屋瓦。那淡青色的炊烟便是从这景致里横生出来的，它们丝丝缕缕地从瓦上走过，愈去愈远，最后消失在山道里。

我幼时实在是太喜欢这瓦上烟了，甚至，我总以为瓦上的烟，一定是与烟下人的习性相一致。我常常寂寂地，一个人趴在老屋后的山埂上，等待不同木楼瓦上的烟儿次第冒出。那如梦

秋日的早晨，隔壁老姚家院中的石榴树上还沾着雨珠，老姚家二儿媳正用竹筛滤着新磨的豆浆，儿子蹲在墙角给狮头鹅喂食。老姚的三儿媳抱着刚满周岁的小侄女，逗得孩子咯咯笑，二儿子则在一旁整理着给侄儿做的小木车……

这是在我记忆里，最寻常的乡村生活，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婚育底色，不是冰冷的数字指标，而是烟火气里的相守，是血脉延续中的温情。不知从何时起，婚育这件事，渐渐没了这般的温润。城市的写字楼里，年轻小伙、姑娘对着电脑计算着“结婚成本”，房贷、彩礼、月嫂、抚幼等费用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小吃店里，小伙子和父母电话争执“要不要生二孩、三孩”，一边是长辈盼孙子、孙女的殷切，一边是自己对“生不起、养不起、教不好”的焦虑。打开网络，满网是“婚育致贫”的吐槽，仿佛曾经被视作“人生圆满”的婚育，成了当代人避之不及的“负担”。

年轻人究竟在怕什么？怕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被物质裹挟的“婚礼竞赛”。曾几何时，结婚是“两床被子一张床，夫妻恩爱日子长”，如今却成了“无房不婚、无车不嫁、彩礼不够不结婚”的硬性标准，婚育的花样一个比一个离谱。我见过邻居家的儿子，为凑够十二万八彩礼，父母卖掉了养老的老房子，自己则背上了二十年的房贷，婚礼当天穿着借钱买来的西装，脸上却没有半分喜气，只剩被债务压垮的疲惫。这样的婚姻，变成了“利益交换”的沉重，怎能让人向往？

我们不得不正视：在适婚群体中，有些男孩子缺乏担当意识，不思进取、无心立业，甘愿依附于父母羽翼之下，使年迈的双亲背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人生重量；部分女孩子则渐渐遗失传统中那份温良与识礼，将婚姻视为索取与宣泄的通道，在情感的相处中失却分寸与尊重。更令人痛心的是，高价彩礼之风已成为众多普通家庭难以跨越的现实鸿沟。不少三四十岁的青年，因无法

边，“雷屯”两个字就这样刻在了山河里。

朱焕文，婺源茶院朱氏第十九世孙，朱熹第八代裔孙，以武将身份入黔，带着中原文明和儒家礼教，在这片“蛮荒之地”扎了根，他带来的是农耕技艺，还有“忠孝传家”的门风，种在雷屯的土里。

雷屯的建筑，藏着屯堡人的军事智慧。

街道如同叶脉一般铺开，以“大明楼”为总口，一条主街穿过中间，几十条巷子呈“丁”字形交叉，陌生人进来，就仿佛进入了迷宫，大明楼始建于明永乐七年，最初叫作“大前门”，清朝初年重建的时候改名为“大明楼”，意思是朱氏对明朝的忠心，楼体质朴大气，飞檐像翅膀，两边楹联上写着：

一面青山三面水 天宫福地
千年古屯万年楼 谁绣谁乡

这十二个字，写尽了雷屯的山水与人文。

朱氏宗祠，是雷屯另一处灵魂之所。

占地千五平方米，青石打底，青砖黑瓦，门楼三叠，斗拱翘翅，气派得很，正殿摆着先祖牌位，厢房和过厅用来开族会办典礼，墙上的残存梁柱雕花，虽被时光啃噬，却还透着当年的庄重，宗祠围墙边上，画着“二十四孝”，还有雷屯朱家自己的忠孝故事，朱文缙护母中刀，朱永世女儿割肉救亲，朱炯尝羹问疾……这不是传说，是刻在雷屯人骨头里的伦理。

忠，亦然。

朱文凤年轻时就从军，四川达州一战中牺牲自己活捉敌人，战死沙场，朱俊是宋理宗的驸马，福州城破的时候和公主一起殉国，这些祖先的事迹就像碑一样矗立在那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映照着雷屯人的骨血。

乌柏树下，我想起童年，老家没有乌柏，村口却有片枫林。深秋时节，我们抢着把红叶夹进课本里，觉得这样就能留住秋天，现在课本都发黄了，老家也变样了，只有老枫树每年都会红透，在风里等我。乌柏也是这样，它没有枫树那么漂亮，但比枫树坚强，万物都在深秋枯萎的时候，它偏偏要用最浓烈的姿态来抵抗时间的侵蚀。

沙洲的东端矗立着一座石亭就是洪章亭，清乾隆二年（1737）落成，起初只是行人歇息避雨之所，后来因为朱达湖感恩友人朱洪章而命名，朱洪章是雷屯人，少年时靠摆渡为生，成人后投军保家卫国，闯荡四方，最后被封“降龙伏虎大将

如幻的烟影，薄薄地覆盖在湾子里，缠裹着湾里的细草和树木，实在太漂亮了。从儿时起，我便已固执地对瓦上烟坚守自己的看法和向往。比如，我总是觉得，那炊烟生得早的人家，则一定是勤劳勤俭之家；烟儿迟迟不见得升起的，一定是贪婪贪懒的；甚至，那些一整个早上都不见烟儿冒出的，则一定是无人在家。无人在家的情形是有多多种可能的，要么是家人都外出走远处的亲戚去了，要么是自家的懒人去别的邻居屋里赖床去了，当然，很大的可能性是全家出动揽农活去了。在乡间，那些勤于揽农活的人们，方才日子过得丰盛幸福。毕竟，这尘间，是少有天上掉下馅饼来白捡的美事的。

每每中午时分，那些于晨间不见瓦上烟的人家，突然间见得了烟儿冒出来了，还听到了瓦下的屋内传来一阵阵声音，是细声细语的说笑声，是笑声，又或是窃窃私语，总之，这是一家勤劳的人回到了家。这也佐证了我的许多猜想，包括我对烟的猜想、对人的猜想以及对整个村庄的某些猜想。固然，是这瓦上烟，毫不费力地使我们看懂了烟下人的勤懒和好恶。这些烟儿，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人们的某些特征的，你只要多一些心眼，仔细地、反复地多看几眼那瓦上的烟，你就会渐渐读懂那烟下人的性格来。其实，乡间的秘密，大部分是暗含在这些细微之处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母亲是特别勤劳与

□ 周锋

唤醒婚育返璞归真

伊斯兰智慧中早有箴言：“越是廉价的彩礼，越能带来幸福。”钱财或可装点一时的门面，却铺就不了一世的温情。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婚姻，必然植根于爱意、理解与彼此的成全之中。

筑就新型婚育，首先要卸下物质的枷锁，让婚姻“轻装上阵”。社区可以多组织“零彩礼”集体婚礼，让年轻人看到“裸婚”也能很浪漫；媒体可以多宣传“夫妻共奋斗”的故事，让“一起攒钱买房子、一起规划未来”成为新的潮流。就像我表姐和表姐夫，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买了车，供女儿上大学。表姐常说：“当年没彩礼没隆重的婚礼，但我们一起打拼的日子，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珍贵。”

筑就新型婚育，还要打破教育的焦虑，让养育“回归从容”。学校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考试和排名，多开设手工课、自然课，让孩子们有时间去观察蚂蚁搬家、去闻花香；社会可以多建一些“社区托育点”，让双职工父母不再为“没人带娃”发愁；企业可以推行“弹性工作制”，让爸爸们有时间参加孩子的家长会、陪孩子过生日。去年我到厦门出差，看到厦门一个社区里有“共享育儿”空间，年轻父母可以互相帮忙照看孩子，老人们则义务教孩子们包饺子、写毛笔字，孩子们在笑声中成长，这样的场景，不正是我们想要的育儿环境吗？

筑就新型婚育，更要唤醒家庭的温情，让婚育“充满温度”。逢年过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别再追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而是聊聊“最近工作累不累”“有没有想吃的菜”；年

文艺副刊

2025年11月1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玉婷 校检：王 忠 E-mail:qdnrbfk@163.com

5版

军”，这座小亭也流传一段佳话。相对应的玉龙潭、石屏山更有说法，有人说有人在江里淘金，搅动了龙王的宝库，突然狂风暴雨，从水中窜出两条玉龙直冲云霄，地裂山崩之处，石屏山拔地而起，玉龙潭就形成了，潭底那些散落的青石像不像龙印？它们静默述说上古的故事。

将军渡、将军庙、将军岩……记住朱邦祥骁勇，明嘉靖年间，雷屯是屯粮重镇，有人趁夜来袭，朱邦祥凭老渡口设伏击敌，护粮卫疆，被封武德将军，后人把渡口改成将军渡，修庙供奉他，埋他的山叫将军岩。

天边的日头落下去了，江面上便浮起一层淡淡的紫色烟雾，乌柏的影子好长长好长，好像要把秋天也拉得长长的，我立在沙洲之上，看那些光影在我面前流转着，听风吹动树梢的声音，在心里面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一位老翁坐在门边上，手是枯树枝的样子，但是很灵活，像燕子，他抬起头笑了笑，眼睛里的皱纹装着亮江的风浪，弯腰拿起一片乌柏叶，叶脉和掌纹一样清楚，叶子卷起来好像有话没说出来。

雷屯民俗亦鲜活在，开旗伞自清乾隆起，朱氏宗祠落成后成为婚丧执事，队伍十九人，鸣锣手击

“九锤锣”，脚牌刻“壬辛科举人”“建威将军”等功名，展示家族荣光，光绪二年，朱洪章任云南鹤丽总兵，治水有功，获赠“万民伞”，此俗更添深意，酒令歌悠扬，孝敬哀婉，舞龙狮喧腾，皆成土地血脉。

当然，生态更是雷屯另一重美。亮江绕村三面，东南岸石壁千仞，松杉繁茂，村民沿河修休闲步道，连沙洲，植梨、李、枣、黄瓜、凤尾竹等，成“四季花果步道”。春繁花，夏浓荫，秋硕果，冬绿意，四时景异，河堤远眺，白鹅嬉水，牧牛踏夕，田畴起伏，文化墙彩绘与青山碧水相映，沙洲跳岩相连，成了露营，野餐，放筝乐园。人与自然在此和谐，衣浣江边，童戏浅水，年轻者山脚嬉戏，皆是画卷。

沙洲渐渐暗下来。

暮色里乌柏的轮廓越来越重，它要把秋天拽进黑夜，我站在洲上看着光影流淌，听着风过疏枝，心突然变得安静起来。

乌柏红时秋正好。

它不言，却把光阴的诗行、岁月的沉香，都说尽了。在这赤色的宣言里，我看见生活的底色，摸到乡土的脉搏。

也许，美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与万物相望的每一个瞬间。



清水江

刊头图

李明 摄

黔东南凯里·遵义凤冈两地文艺家联动采风

本报讯（通讯员 潘定江）11月8日至9日，以“相约那川·到梨花屯去”为主题的黔东南凯里·遵义凤冈文艺家联动采风活动在凤冈县那川镇、余庆县松烟镇举行。这场兼具文学传承与文旅融合意义的跨区域文艺交流采风活动，是黔东南和遵义两地文艺界的一次联合文艺实践，旨在追寻著名作家何士光先生创作轨迹，重温曾在中国文坛惊雷般炸响的短篇小说《乡场上》描写现场地，更好地理解何士光先生的文学作品，寻找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创作灵感和源泉。两地50余位作家艺术家参加活动。

在8日的活动中，文艺家们先后参观了凤冈县那川镇红军雕塑小景、偏刀水苏维埃

政权遗址，那川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制作技艺滚沙汤圆生产作坊，何士光旧居与那川中学何士光作品陈列室，实地走访了何士光先生作品《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山林恋》等作品描写的原型地，考察了白云山摩崖文化遗址。晚上，在“梨花屯人家”举行了座谈会，两地文艺家围绕“梨花屯”文学的当代价值展开交流发言。

9日，参加采风的黔东南文艺家们还在返途中到余庆县的松烟镇并与余庆书法家进行现场创作交流。

本次采风活动创作成果，将推荐给黔东南和遵义有关刊物发表。

唤醒婚育返璞归真

轻夫妻之间，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少一些抱怨和指责，丈夫多帮妻子分担家务，妻子多给丈夫一些鼓励；父母和孩子之间，多一些陪伴和倾听，少一些要求和批评，听孩子讲学校里的趣事。周末，儿子儿媳带着婆婆去走走，回来，一起做饭，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分享着一周的趣事。让婚育带来的不是负担，而是满满的幸福感。

在中外近现代的历史长卷中，同样不乏这样朴素而深沉的婚姻典范。邓小平与卓琳的婚姻同样感人至深。他们的婚礼极其简单，在革命年代，一顿饭就是婚礼的全部仪式。卓琳曾说：“你爸爸在政治上是我的引路人，而在生活上我是他的引路人。”这种经受时代巨浪冲刷的简单婚姻，以其坚韧和忠诚诠释了婚姻最本质的价值。

夕阳西下，我站在老家的院坝里，看着隔壁老姚媳妇把煮好的豆浆端上桌，儿子抱着小孙女、带着大孙女、二孙子在院子里转圈，他的大儿子、儿媳在一旁笑着聊天。风里带着豆浆的香气，也带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我忽然明白，婚育的返璞归真，从来不是回到过去的“多子多福”，而是在新时代里，要响应国家号召，落实三孩政策，找回那份对爱情的信仰、对家庭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爱。

当我们不再被物质绑架，不再被焦虑裹挟，新型婚育文化的种子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到那时，城市的写字楼里，年轻姑娘、年轻小伙子会笑着说“我想和他一起组建家庭”；小店里，小伙子会主动和父母说“我们准备要个二孩、三孩”；社交网络上，满屏都是“今天和三个宝宝一起看了日落”“和爱人一起做了晚饭”的分享。

这便是我们期待的婚育图景：有烟火气，有温情，有希望。期盼通过你我共同努力，唤婚育返璞归真，筑新型婚育文化，让每一份婚姻都充满爱，让每一个孩子都快乐成长，让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 高俊华

滕王阁咏怀

吴头楚尾豫章都，粤户闽庭赣江流。物华天宝丹青绘，人杰地灵文脉收。襟江带湖天留彩，腾蛟起凤地生秋。瀟江陆海写横纵，俊采星驰任揽游。三苗北上声声漫，华夏南迁处处楼。不知有汉鹓湖剑，无论魏晋白鸳洲。吉水多抱翰林桂，江右常封朝士侯。耕读治家传薪火，文章节义亮双眸。陶阳十调藏经纬，烟火万家燃乡愁。陶阳门藏经纬，烟火万家燃乡愁。高天高云缀猩红，小平小道出泥沟。千古阁楼开紫微，万卷忠书涌心头。

□ 刘璧明

庆福建号航母入列

电磁弹射势昂然，破浪劈波自领先。碧海腾龙惊浩宇，深蓝列阵慑强权。巡疆已铸千重盾，御寇同擎一片天。欲问新征程何所向？长驱直指乱云边。

□ 王远奎

七绝·门楼蔷薇（外三首）

蔷薇铺卧门楼上，绽放热情火样红。染得行人生笑靥，清香暗溢小街中。

七绝·窗前枇杷树

小巷清幽冰彩霞，住房独立自栽花。窗前滴翠枇杷树，那是董翁诗友家。

背街小巷透霞霞，自建楼台蝶恋花。碧翠枇杷两棵树，临窗静看浪淘沙。

七绝·芙蓉树

后园墙角芙蓉树，白粉大红花色鲜。常与清风相问候，娇香暗溢小街前。

□ 梁晓峰

月桥上织云娘（外一首）

今夜银河涨水

我数着铜鼓的波纹

等月亮山侧过脸来

你的银镯正碰响云层

风雨桥孔里穿过的风

都在纺着相同的线

一缕是稻穗低头的蓝

一缕是布帛未尽的光

吊脚楼托起的星星

落进航架的深塘

我听见蝉鸣在纬线上跳舞

织机声碎成银河的浆

廊桥那头有火塘明灭

你抛出的绣球在空中悬停

芦笙吹破水面的月光

我的歌却卡在喉间生根

十九道拐的盘歌路

银项圈刻着十二个月亮

最弯的那枚钩住我衣角

——是去年你遗落的针样

秋意

稻谷低垂的身子

是大地写给蓝天的信笺

溪水带走了字句

却让金穗的标点

在田垄间流淌

竹把斜倚谷场边

翻晒着整个山野的甜香

香米糯的呼吸里

秋风一遍遍描摹

在霜色尚浅时

晒簞上音符跳跃

姑妈用鬓发收藏夕照

她抖落的星群

悄然沉入

土地温热的脉纹

当薄雾淹没村烟

瓦檐与云朵开始低语

被露水打湿的梦境

总在犁铧深处

泛起层层涟漪

呵！永不风化的土地

秋风酿金穗为墨

而我终是那颗

被蝉鸣晒热的糯香

向深秋处沉向